

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写本部分展品介绍

雕板印刷术成熟以前，中国古代典籍大多以写本形式传播。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我们称之为“写本时代”。我国写本时代保存下来的书籍很少，主要有敦煌遗书、吐鲁番文书、少量内地传世或考古发现的典籍。

敦煌遗书于1900年6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在我国甘肃省敦煌县东南莫高窟发现。发现人王圆箓（1849—1917），湖北麻城人，清光绪年间在河西地区当兵。离军后，受戒为道士，长期住在莫高窟藏经洞，时时募化银两，用以修缮洞窟。22日这天，他和募工在清理第16窟甬道的时候，发现甬道墙壁中空。经尝试挖掘，发现一个隐藏的洞窟。在这个封闭的洞窟内，装满4至11世纪间文献，其中90%以上为佛教典籍，另外还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学、历史、宗教、科技等多方面。类型包括了写本、刻印本、捺印本、拓印本。语种包括汉文、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等。时代跨越南北朝、隋唐、吐蕃统治时期（786—848）、归义军统治时期（唐末至北宋初）。学术界初期在描述这些新发现的古代遗存物的时候，统称为敦煌遗书，沿用至今。

藏经洞的发现，轰动了海内外。消息传开后，英、法、俄、美、日等国所谓“探险家”闻讯而来，采用不正当手段，将大量敦煌遗书、绢丝织品及壁画雕塑掠运国外。1910年，清学部命甘肃学台将藏经洞内所有遗存“悉数运京”。解运途中，又被监守自盗，敦煌遗书再次遭劫。

敦煌遗书的数量，据学术界初步统计（仅以汉文统计，其他文种数量尚待公布整理），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1.6万余号；中国其他散藏单位3千余号；英国1.4万余号；法国4千余号；俄罗斯1.9万余号；日本2000号不到；印度、西欧、北美有少量收藏。以上全部数量相加，不到6万号，其中包括大量的撕损、断裂的残片；如果将有关残片相缀合，敦煌遗书的总数约3万件。

吐鲁番位于新疆天山东部，历史上的吐鲁番盆地一直是丝绸北路的交通枢纽。两千多年以来，汉人、车师人、粟特人、突厥人、吐谷浑人、回鹘人在此定居生活，保留下来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特别是大量文字记录和古代纸质文书。19至20世纪初，英国、德国、日本、俄国等外国“探险队”，以非法手段在我国新疆的吐鲁番、吉木萨尔、哈密等地区大肆考古挖掘，获得不少纸本官方或民间文件，包括牒文、契约等，学术界称这批资料为吐鲁番文书。

吐鲁番文书记录了古代先民们的各种活动和思维，也记录了历代官府在这里的施政政策和其行政运转，沉淀了一千多年来丰厚的中华古代文明，也渗透了不少外来文化的因素。吐鲁番文书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历史文化遗产。吐鲁番文书的发现，推动了学术界对我国新疆地区的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丰富了我国古代历史研究的资料，极大地促进了国际丝绸之路的研究。

自古以来，官府与民间都重视典籍文献的收藏与保护，一些古写本因此得以保存。近代以来，考古工作者陆续发现了一些古写本，比如在山西曲沃发现的唐末五代写本，使我们得见当时中原写本的风貌。

本次展览陈列的写本，是全国范围内征选的具有特别重要文献或文物价值的典籍，均为第一批入选《全国珍贵古籍名录》者，时代不同，地域不同，书写风格不同，装帧形式多样，这些展品展示了我国写本时代典籍的发展变化。

00136 诸佛要集经 （西晋）释竺法护译 西晋元康六年（296）写本 旅顺博物馆 存残片十二件

20世纪初，日本西本愿寺长老大谷光瑞组成大谷探险队，于1909年和1910年两次在吐鲁番大肆盗挖。这些文书大多被运往日本，只有一小部分因故留在了大连旅顺，现藏旅顺博物馆。学术界通称这些文书为“大谷文书”。大谷文书被运往日本后，大谷探险队组织人员对文书进行整理和研究，随后编辑了《西域考古图谱》，

于 1915 年由日本国华社出版，出版后引起世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中就著录了汉文佛经残片《诸佛要集经》，该残片共存字 24 行，行 16-18 字不等，为《诸佛要集经》卷尾部分，前 18 行是经文，后 4 行是题记。遗憾的是，该残片在《西域考古图谱》出版后不久佚失，现仅存照片。2003 年至 2006 年，由旅顺博物馆与日本龙谷大学共同对该馆馆藏吐鲁番汉文佛经残片进行整理和研究时，再次发现了《诸佛要集经》写本残片，经学者考订，两次发现的残片属同一写本，其文体、大小一致。

该残卷是研究早期佛教传播、佛经形态、纸张、书法等的珍贵实物。

00122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一 （后秦）释鸠摩罗什译 唐写本 国家图书馆

敦煌遗书。长 502 厘米，经黄纸，典型盛唐写经。存题记及王国维等人题跋、铃印。

印度大乘佛教经典。又名《大品般若经》、《大品经》。后秦鸠摩罗什译。此经系《大般若经》第二会的异译本，内容与《大般若经》基本相同，主要论述般若空观，并及三乘、十地思想、授记论、化身思想、它方佛国思想，供养佛塔、舍利、经卷，乃至女变男身成佛等诸问题。敦煌本卷品开合、品名与传世本均不完全相符，可能另有所本。卷尾有邓元穆题跋，结衔为弱水府折冲都尉，王国维在卷前题跋中据之阐发其史料价值。本卷首尾齐全，品相完好，有很高的文物、文献研究价值。

00123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后秦）释鸠摩罗什译 唐仪凤元年（676）写本 国家图书馆

敦煌遗书。印度大乘佛教经典。《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传入中国后，流传广泛，影响极大，自东晋到唐朝共有 6 个译本，其中以鸠摩罗什译本最为流行。该件为鸠摩罗什译本，系唐高宗年间的宫廷写本。武则天在母亲去世后，曾诏写《妙法莲华经》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颁赐天下州郡大寺安置供养，以为祈福。此件正是那时期抄写并传到敦煌保存下来的。

该件纸张帘纹精密，经过捶打，纸质细密，研光上蜡，在敦煌遗书保留的纸张中属上品。经文抄写精良，官楷抄就，字体工整，个个端庄。尾题后的写经列位，对研究当时的宫廷写经制度有较大参考价值。故该件具有很高的文物、文献及文字价值。

00125 大菩萨藏经卷第三 （唐）释玄奘译 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写本 国家图书馆

敦煌遗书。长 946.5 厘米。《大菩萨藏经》凡二十卷。唐玄奘于贞观十九年（645）译。为玄奘西行求法返国后最先译出之经。内容记述四无量、六度、四摄等大乘教义。唐代菩提流支将其收入《大宝积经》卷三十五至五十四，称为菩萨藏会。本卷尾题后有译场列位及贞观廿二年苏土方奉为至尊、皇后、殿下、储妃等发愿写诸经论题记。该卷抄于该经译出后第三年，为现存该经最早写本，其早期流传形态幸赖此本得以保存，具有很高的校勘价值。本件装潢大雅，纸质精良，字体端庄秀丽，赏心悦目，洵为唐代写经中上品。卷首、卷尾有陈闳题跋。题跋庄严，铃印有序。苏土方贞观廿二年写经敦煌遗书中尚有日本京都博物馆《妙法莲华经》卷五、李盛铎旧藏《解深密经》卷二。

00127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八 （东晋）释佛陀跋陀罗译 北魏延昌二年（513）写本 国家图书馆

敦煌遗书。长 145.4 厘米。印度大乘佛教经典。东晋佛陀跋陀罗义熙十四年（418）于道场寺开译，南朝宋永初二年（421）译毕。五十卷。后由慧观等人校定重审，开为六十卷。两种卷本同时流通。该经共七处八会三十四品，主要论述佛教因果缘起之真理实相法界，宣传“法界缘起”、“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等思想，主张由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菩萨因行，顿悟证入法界之理。敦煌本此经的卷品开合与传世本不同，

文字可供校勘。

该件年代较早，具有很高的文物和文献价值。隶书抄写，反映了北朝人的书写风格。卷尾有写经题记及墨印。题记揭示该件为敦煌镇写经生令狐礼太书写，题记中并有典经师、校经道人等名号，反映出当时的敦煌已有较为规范的官方写经体制。另据研究者考证，此卷写本是现知最早的写本大藏经零本。题记上的墨印是现知最早的中国纸本古籍上的钤印。

00128 大般涅槃经卷七 （北凉）释昙无讖译 隋写本 中国书店

敦煌遗书。该经与《大正藏》本相比，分卷不同，相当于《大正藏》本卷七的后部分与卷八的前部分，与已知历代藏经所收《大般涅槃经》（北本）相比，分卷均有不同。

此经保存完整，有原护首，楷书题写经名“大般涅槃经卷第七”，竹制天竿，天竿处有原装丝织飘带，长 1.4cm，宽 0.7cm。飘带为绿、红、白、草绿四色。色彩鲜艳，保存完好，极为少见。尾部有燕尾、原轴，轴两端涂有朱漆。全长 775.4 厘米，7 纸相接，中间 5 纸长度超过 140 厘米，最长者为 143 厘米。该卷单纸超长，打纸研光上蜡，厚薄均匀，纸质上乘，反映了隋代高超的造纸工艺，敦煌遗书中仅此一件。据专家考证，这也是世界上现知 7 世纪以前的纸张中，单纸长度最长者。全卷楷书书写，书法典雅秀润，端庄逸美，神采灵动，其上承魏晋钟繇二王之风骨，下启《灵飞经》之神韵，为隋楷之代表。

00130 维摩诘所说经卷上 （后秦）释鸠摩罗什译 北魏神龟元年（518）写本 上海图书馆

敦煌遗书。长 677 厘米。通卷隶书，质朴可爱。该件年代较早，存卷较长，在敦煌遗书北魏写经中较为少见。尾署“神龟元年岁次戊戌七月十三日经生张凤鸾写。”

00133 思益梵天所问经四卷 （后秦）释鸠摩罗什译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写本 国家图书馆

敦煌遗书。梵夹装，首尾全，双面抄写，每纸右上方编写叶码，从一至一百二十。每页上三分之一有一孔，全卷用绳串起，最后一页粘于木制夹板上。该件保存木质夹板，敦煌遗书中仅此一件，对研究中国书籍装帧史具有特殊价值。

00138 四分律初分卷三 （后秦）释佛陀耶舍 释竺佛念译 西凉建初十二年十二月（417）写本 国家图书馆

敦煌遗书。长 1050 厘米。《四分律》，亦称《昙无德律》、《四分律藏》。姚秦弘始十年（408）佛陀耶舍共竺佛念于长安中寺译。原为印度上座部系统法藏部所传之戒律，因全部由四分构成而得名。初分的内容包括比丘二百五十条戒律条目，共二十卷，本卷即为初分之第三卷，然其开合与传世本不同。据题记本卷抄写于西凉建初十二年十二月（417），距其汉译年代不足十年，反映了《四分律》早期流传的情况。本卷书体隶味浓郁，浑厚朴茂，郁勃灵动，颇有大家之风，展现了鲜为人知的西凉写经的风貌。本卷为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中有纪年的最早一卷，在所有敦煌遗书中亦属较早的一卷，且保存完好，首尾完整，存有原轴，具有很高的文物、文献、艺术价值。

00143 戒缘卷下 北魏太安四年（458）写本 国家图书馆

敦煌遗书。长 739.1 厘米。该文献为佛教戒律，译著者佚，其文献内容亦为古佚，不为我国历代佛教大藏经收录。卷轴装，民国时已通卷托裱，并接出护首和拖尾。

本件通卷字体古朴，隶书风格浓厚，是典型北魏时代写本。卷尾有题记“比丘法救所供养经，太安四年七月三日唐儿祠中写竟。首（手）薄可愧。愿使一切□…□。”是敦煌遗书中有年款较早者，具有特别重要的文物价值和版本价值。对研究佛教典籍的形态、敦煌地区的佛教有较大价值。

00150 [大般涅槃经疏] 南北朝释昙鸾写本 上海图书馆

敦煌遗书。长 476.5 厘米。典型北朝写本。藏外佛教文献。本件为净土宗初祖昙鸾手写，行间空白处有“昙鸾写”、“比丘惠翫所供养”二则题记。

昙鸾（476-542 年），一作昙鸾。雁门（今山西代县）人，北魏净土宗高僧。中土净土思想源于道安、慧远诸高僧。但是深入研究净土经典、从佛学理论上阐发净土思想、创立净土弥陀信仰的学说、奠定净土宗理论基础的是昙鸾。他的净土法门简便易行，深受北方广大民众的信奉。元代普度在评价昙鸾的功绩时说“大振宗风”；近人汤用彤先生也说：“北方大弘净土之业者实为北魏之昙鸾。其影响颇大，故常推为净土教初祖。”此件文献为昙鸾手写，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

00151 妙法莲华经玄赞卷十 （唐）释窥基撰 唐写本 国家图书馆

敦煌遗书。长 1755.8 厘米。《妙法莲华经玄赞卷》十卷，又称《法华玄赞》、《玄赞》、《法华经疏》，唐释窥基撰。窥基为唐玄奘弟子，法相宗大师，本《赞》逐句注疏鸠摩罗什译本《妙法莲华经》。本《赞》历代大藏经未收，日本《卍字续藏》和《大正藏》收录，敦煌本保存了它的古老形态，可供校勘。

章草《法华玄赞》，敦煌遗书中保留较少，该《赞》字体古朴、率意，通卷章草，具见书手风格，是唐代章草的代表性作品，洵可珍贵。

00161 诸文要集 唐大历二年（767）写本 北京大学图书馆

敦煌遗书。是书按类杂录书启，字句与敦煌卷子中书仪各卷雷同处颇多，编辑书写亦草草，或疑为李英自编自录之个人篋中宝。然未见诸家书目著录，天壤间仅存之本也。原卷首残，存 153 行，杂录文字片断 57 则。

01264 汉将王陵变 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写本 北京大学图书馆

此敦煌变文述楚汉两军于荥阳对峙，王陵与灌婴奏请偷袭楚营，重创楚军，项羽大怒，劫持陵母招陵，陵母自刎而死，以坚其子事汉之心。汉高祖封陵母为一国太夫人，盛为祭奠。

此本存前十四叶。前八页为邵洵美 1965 年得于琉璃厂，后捐北京大学。后六页为潘吉星 1965 年得于琉璃厂，最近捐北京大学。前八页有周绍良识语云，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和英国伦敦大英图书馆亦藏有此变文。巴黎本存三卷，卷端残缺。伦敦本残存前半。此本与伦敦本皆可补巴黎本之不足，而与伦敦本文字互有出入，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

程佳羽整理